

[挪威] 托尔·海尔达尔 著

复活节岛的秘密

— 探险故事

地质出版社



复活节岛的秘密

——探险故事

[挪威] 托尔·海尔达尔 著

王荣兴	董元骥	译
李乃坤	李成领	
吴	兰芳	校

地质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在浩瀚的太平洋东南角,有一座美丽的小岛,即“世界中心”——复活节岛。岛的地面上,到处横躺竖卧着巨型石像,一般的重四、五吨,最大的重达五十吨;岛的地层下,挖有许多秘密洞穴,珍藏着奇形怪状的小型石雕等稀世之宝。这些石雕像具有怎样的艺术风格,又渊源于何时呢?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时代,岛民如何能够搬运、竖立这些庞然大物呢?……作者历尽千辛万苦,长期进行观察发掘和调查研究,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祖传洞穴,终于揭示出了复活节岛的奥秘。

复活节岛的秘密

——探险故事

【挪威】 托尔·海尔达尔 著

王荣兴 董元骥 李乃坤 李成领 译

吴兰芳 校

*

地质矿产部书刊编辑室编辑

责任编辑:杨治梅

地质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四)

沧州地区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*

开本: $787 \times 1092^{1/32}$ 印张: $12^{13/16}$ 字数: 280,000

1983年8月北京第一版·1983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38,280册 定价: 1.50元

统一书号: 10038 新30

《探索者丛书》出版说明

为什么人类要登上空寂无人的月球、潜入万米以下的海底？为什么有人敢于扬帆驾舟、劈风斩浪横渡茫茫大洋，或者只身跨越无边无际的荒漠？在那毒蛇猛兽出没的丛林，在那冰天雪地的南北极，又有多少勇敢的探索者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生命？

古往今来，无数的探索者之所以勇于献身、频创奇迹，是因为他们对于宇宙、对于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，是因为他们胸中燃烧着追求真理、造福于人类的烈火。为了追寻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真实面目，他们甘愿抛弃繁华舒适的城市生活，来到莽莽的荒野，同野性未泯的黑猩猩生活在一起；他们乐于在天文望远镜旁、电子计算机边度过无穷无尽的失眠之夜。大自然的无穷奥秘，正是被这些勇敢的探索者一点一点地揭开。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，人类征服了自然，也克服了自身的弱点，社会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也不断被推向新的高峰。

人类的历史，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探索者的历史。没有探索者，就没有进步、没有发展。当前，在建设四化，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，我们热切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胆识、有牺牲精神的探索者，为祖国、为人民、为社会主义建树更多的丰功伟绩。

为此，我们出版了《探索者丛书》。

《探索者丛书》以普及提高科学文化知识、培养勇敢探

索和努力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精神、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为宗旨。

《探索者丛书》将为读者提供：世界著名探险记和考察实录，以展示人类探索的业绩；世界杰出的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、实业家、艺术家的文学性传记，以发扬他们的勇敢探索精神；生动有趣、科学性强的科普读物，以开拓读者的知识面；题材新颖、文笔优美的科学幻想小说，以丰富读者的想象力和开阅读者的思路。

这一套以探险为主的《探索者丛书》由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肖建亨同志担任主编，地质出版社编辑出版。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广大科学工作者、科普作家为丛书提供著、译稿件，殷切地期望专家和读者贡献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

地质出版社第三编辑室

译 者 的 话

托尔·海尔达尔是当代杰出的人类学家和海上探险家。从四十年代起，他组织、领导了几次海土远征，获得成功，轰动了国际学术界。他根据几次远征所撰写的书，被译成几十国文字，畅销全世界，颇受读者欢迎。

海尔达尔是挪威人，生于1914年。他在早年就爱好自然科学，后入挪威奥斯陆大学，专攻动物学和地理学。1937年，二十二岁的海尔达尔，偕同新婚不久、志同道合的妻子到波利尼西亚群岛进行野外调查，并在法土希伐岛与岛民一起生活了一年多。从那时起，他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1947年，他仿制了一艘原始的木筏“太阳神”号，亲自驾驶远征，航行一百零一天，航程四千三百哩，从秘鲁的卡亚俄直达波利尼西亚的腊罗亚，雄辩地证明波利尼西亚人完全可能来自古代秘鲁。这一划时代的观点在第十次太平洋科学代表大会上获得公认，海尔达尔从此闻名于世。1953年，他在东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考察，证明南美印第安人早在欧洲人之前就到达该岛。1955—1956年，他又领导挪威考察队远征复活节岛和东太平洋，再次获得重大的考古发现，对波利尼西亚人来自古代秘鲁的理论又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证据。1969年和1970年，他模仿古埃及王墓壁画上描绘的式样，制造了芦苇船“太阳”号，自摩洛哥的萨菲港出发，两次远征，终于横跨大西洋，直达巴巴多斯，证明地中海的古代文化可能通过这种途径传播到美洲。1977—1978年，他又乘苏美尔

型的芦苇船“底格里斯”号，从沙特阿拉伯河出发，进入波斯湾，经过霍尔木兹海峡，到达阿曼湾，驶入阿拉伯海，然后回首向西，安抵红海的吉布提，充分证明美索不达米亚、埃及和印度河谷这三大古代文明地区之间的海上联系。本书就是海尔达尔考察复活节岛的忠实记录。

复活节岛位于太平洋东南角，属智利，面积只有一百一十七平方公里，人口仅一千四百人。但是，岛上到处有巨型石像，还有一些岛民珍藏的稀世之宝，包括至今尚未破译的象形文字书板。因此，多少年来，复活节岛一直吸引着各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进行多方面的研究，被称为太平洋之“谜”。海尔达尔通过长期的观察发掘，调查研究，终于提出了以第一手资料为坚实基础的独特见解，初步揭示出太平洋之“谜”的谜底。

本书除对复活节岛居民的奇特生活习惯、风俗、迷信和传奇般历史作了翔实的记载外，着重描述了作者如何历尽千辛万苦，冒了生命危险进入地下秘密洞穴，抢救出包括象形文字书板在内的一些稀世文物。它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开阔读者的眼界，而且对那些研究古代文化、民族起源、艺术、史地等学科的同志，也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。海尔达尔不迷信权威、坚持实践、勇于探索、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，更将激励准备献身科学的读者。

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，译文中必然会存在着许多缺点或错误，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王荣兴 董元骥

李乃坤 李成领

1982年7月于泉城

目 录

第 一 章	去天涯海角考察	(1)
第 二 章	位于世界中心的复活节岛	(16)
第 三 章	在火山形成的隧道里	(48)
第 四 章	复活节岛巨像之谜	(81)
第 五 章	长耳人的秘密	(114)
第 六 章	用迷信破除迷信	(158)
第 七 章	与护洞哑神相遇	(206)
第 八 章	进入复活节岛的秘密洞穴	(239)
第 九 章	在地下世界的“神鬼”中间	(282)
第 十 章	高及云端的古城遗址	(353)
第十一章	我的阿古—阿古的看法	(378)
后 记		(395)

第一章 去天涯海角考察

我原来并没有阿古—阿古^①。

我也不知道阿古—阿古究竟是什么东西，所以，即便有，也不会使用。

复活节岛上，凡是有识之士，都拥有阿古—阿古。我在那里也弄到了一个。但在我着手组织远航复活节岛时，手中却没有它。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，安排这次行程才如此困难，而从那儿返航却容易得多了。

世界上凡有人迹的地方，恐怕要数复活节岛最荒僻了。岛上的居民所能看得见的，除了夜间的明月和太空行星外，只是一片茫茫海水，连半点儿陆地的影子也没有。假如他们想要知道较近处确有陆地存在的话，就得比其他地方的人航行得更远些才行。他们居住的地方似乎离星星最近，因此，他们所熟知的星星的名称，比世界上的国家和城市的名字还要多。

据传说，我们这个种族依然相信直布罗陀海峡就是世界尽头时，天下就已经有更为博学的伟大航海家了。他们走在自己时代的前面，在毫无人烟的南美西海岸外那陌生的汪洋大海上破浪航行。就在离南美洲很远的海洋上，他们发现了陆地，那是世界上最荒僻的一个小岛。上岸后，他们把带去的石斧磨得很锋利，着手进行一项古代最卓越的建筑工程。他们并

^① 阿古—阿古为复活节岛上的小型石像，传说神通广大，能守护洞穴、赐福于人，详见本书第六、七两章。

没有修筑城堡要塞，也没有兴建水坝码头；他们竖立起一座座巨大的石头人像。这些石像高如房屋，重如铁路上的货车。他们把大量的石像拉到各处，还把它们竖立在遍布全岛的巨大石台上。

在没有使用机械的时代，他们如何完成了如此艰巨的工程的呢？谁也不知道。但是，石像的雕刻者虽已死去，他们所梦寐以求的石像却依然耸立在那里，直插蓝天。人们把死者埋葬在他们生前所雕刻的巨像脚下。随着岁月不断流逝，石像越竖越多，埋葬的死者也越来越多。后来，有一天，突然听不到在岩石表面上刻凿的斧声了。斧声是突然停下来的，因为工具四散在地，许多石像只刻了一半。神秘的雕刻匠消失在那古老年代的黑暗浓雾之中了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啊，复活节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呢？

我摊开地图伏在书桌上，这已是第一千次了。我的两眼不停地扫视着那张以大比例尺码绘制的太平洋海图。在这张诱人的地图上，那些岛屿都是用醒目的大写字母标示出来的。只要拿着尺子指点，就能在大洋的水流中轻易地来回航行。现在，我逐渐对太平洋熟悉起来了。在赤道以南的马克萨斯群岛荒芜的溪谷里，我曾象当地人那样生活了一年，学会了用波利尼西亚人的眼光去观察大自然。也是在那里，我第一次听到了泰特图亚描述神人康蒂基的许多古老神话^①。在南面群岛中的塔希提的棕榈丛林里，我曾拜大酋长台里也鲁为师。他收我为义子，教我象尊重我自己的民族一样尊重他的部族。也是在那个地方，我们曾用“太阳神号”木筏在土阿莫土群

① 马克萨斯群岛流传的神话故事。

岛的珊瑚礁上登陆；我们了解到，即使在那大海里也一直不断有人来来往往，开辟出从南美洲通往这些遥远岛屿的航线。不论这些岛屿如何偏僻遥远，人们甚至仍旧乘坐印加族印第安人^①古老的木筏，也是能够到达的。

在加拉帕戈斯群岛，那干燥的仙人掌丛林给我留下了一种奇特的记忆。我们未能乘“太阳神号”木筏在那儿上岸；因此，我后来又随同另一支考察队到了那里，想探明这些远在天涯的群岛究竟还蕴藏着什么秘密。那真是神话般的世界啊！在那里，不仅有许多巨大的四脚蛇和世界上最大的乌龟，我和大家一起还搜集了一种名副其实的“神灯”^②。很可惜，这盏“神灯”已被打破，裂成碎片，埋在仙人掌树丛里堆积多年的垃圾中了。我们只要擦一下那些又脏又旧的碎片，就能看到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巨大船帆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印加族印第安人的伟大先驱者，他们驾着木筏从南美洲海岸出发，驶向巨浪翻腾的大海。他们越过这片海域，一次、两次，不知有多少次，终于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干涸无水的悬崖峭壁处登陆了。他们在岛上搭起帐篷，定居下来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他们随船带去的精美陶罐，一个又一个地被打破了。这种陶罐，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文明民族都从未制造过。在他们定居过的遗址上，我们挖掘出来的正是这种陶罐的碎片。这种碎片犹如阿拉廷神灯，不仅能够反映出其主人的航海绝技，而且恰好给朦朦胧胧的史前时期投上了一线光明。

在我们以前，还没有考古学家考察过加拉帕戈斯群岛，

① 指西班牙征服前的秘鲁王国。

② 即《天方夜谭》故事中的阿拉廷神灯，用来比喻能满足人们一切愿望的东西。

因此谁也不可能发现过什么东西。我们相信印第安人做过这种远航，而且我们是持有这种信念的第一批人，所以才到那里去进行考察。考古学家阿恩·斯克耶尔斯沃尔德和我挖出了两千多片这种古罐的碎片，这些碎片分别属于一百三十多个不同的陶罐。象侦探察看指纹一样，美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分析了这些碎片，并且确定，在哥伦布打开通向美洲的大门一千年前，印加人的祖先早已打开了太平洋的大门，并且多次到过偏远的加拉帕戈斯群岛^①。

迄今为止，在太平洋中确实存在的岛屿上，这些就是已被确定的最古老的人类遗迹。这些遗迹表明，在波利尼西亚诸岛有人居住及北欧海盗航海去冰岛前，南美洲古老的民族业已在太平洋探险，并且在一些岛屿上取得了立足之地。这些岛屿和探险者们家园之间的距离，竟有冰岛距挪威那么遥远。他们在那儿捕鱼、种植本地棉花，在居住过的地方留下了许多遗迹。后来，他们舍弃了这些缺水的荒岛，不知去向了。

自古以来，就有一股汹涌澎湃的洋流，从加拉帕戈斯群岛无所阻挡地滚滚向前，其宽度相当于亚马孙河的一百倍，其速度比亚马孙河的河水快得多。因此，只需几个星期，这股洋流便会浩浩荡荡地进入南太平洋诸岛之间。

海图上，就在这股洋流的中部，标着一个不能确定的小点，旁边划着一个问号。这是陆地吗？我们曾乘坐“太阳神”号木筏从这个标着小点的地方通过，发现这里只有涡流。但是，南面很远处，在这股洋流最南端各支流分开的地方，又有一个小点，旁边标着它的名字：复活节岛。我以前并没有

^① 详见托尔·海尔达尔和阿恩·斯克耶尔斯沃尔德合著的《西班牙征服前印加人西渡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考证》，1956年版，该书是作为美国考古学会第十二期专题报告发表的。

到过那里，现在我打算去的正是这个地方。我一直在纳闷儿，那些古时候的人是怎么到达那个偏远的地方的？现在，我已改变了思路，我所考虑的问题是：我该怎样到达那里？如果连我自己如何登上小岛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，却要设法弄清石器时代人们的航线问题，那就未免太荒唐了。

“太阳神”号木筏远远向北漂航时，我们曾经在月光下，坐在甲板上谈论着复活节岛的奥秘。那时，我曾暗自梦想：有朝一日，我会踏上那个孤寂的小岛。而眼下，我正在努力将这一梦想变为现实。

复活节岛属智利管辖。每年都有一艘军舰开到那里巡视一番，并给岛上居民运送一些食品，然后驶返智利。智利距复活节岛有西班牙至加拿大那么远。除了一年一度接待那艘军舰外，复活节岛与外部世界再没有其他来往了。

这艘军舰并不能解决我这次考察的交通问题。如果我们上岛考察七天，让军舰停泊在那儿等着，这样来去匆匆，自然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的。如果让我们和任务繁忙的科学家们在岛上整整待上一年，等军舰第二年再来接我们回去，同样也是不可取的，因为说不定一个月后，科学家们就会发现那里再也没有东西值得研究了。乘木筏从南美洲去复活节岛倒是行得通的，木筏会顺着洋流和海风漂泊而去。但是，考古学家可能又不愿意跟我坐木筏去大洋漂航。没有考古学家们一起前往，考察复活节岛也就毫无意义了。

我必须搞到一艘由我自己支配的船，一艘考察船。但复活节岛没有港口，没有可靠的抛锚地点，没有通至停泊处的码头，而且也没有燃料用油和淡水供应。因此，这条船除了携带我们生活、研究工作的全部必需品外，必须能够装载往返航程中所需要的燃料用油和淡水；况且，在那里停泊期间，

船还得有机动性的消耗。想到这些，我立即意识到，这艘船必须相当大。设想一下，如果两周之后，考古学家们发现那里再也没有需要发掘的东西了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万一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乘自己的船远涉重洋到复活节岛，确实是一件倒霉的事情，除非我们这艘船能够继续前进，到南太平洋其他未经探索的岛屿去考察。对了，波利尼西亚东面那一带水域中，还有一大串令人向往的岛屿等待着人们去发掘。来自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南美洲的洋流，就在那里汇合。

遇到有关远洋航海的事情，我总是找托马斯和威廉一起商量。有一天，当时我的计划还没透露给任何人，我们三人坐在奥斯陆^①码头旁的弗雷特·奥尔森航海公司的运输办公室里。那间办公室虽然很旧，但还算舒适。我一走进房间，托马斯就察觉了我的来意。他拿出一个圆溜溜的地球仪放在我们中间。我转动着地球仪，直到一大片蓝色的海洋朝向我们时才停下。这时，浩瀚的南太平洋已转到眼前，而美洲、亚洲以及欧洲都已消失，转到地球仪的背面去了。

“就上那里去！”我指着复活节岛说道，“可是，怎么去呢？”

两天后，我们又围着地球仪坐下来的时候，威廉已作出了精细的盘算。他跟我说：“对你来说，最好有一艘使用柴油发动机的大船，船身长约一百五十英尺，时速为十二哩，它要装得下五十吨水和一百三十吨燃料油。”

的确，这样一艘大船是最需要的，对此，我一点也不怀疑。自从威廉帮我计算“太阳神”号木筏^②的航速以来，我

① 挪威的首都。

② “太阳神”号 (Kon-Tiki) 木筏，是本书作者第一次航行时所乘坐的木筏。1947年，他乘坐这个木筏从秘鲁卡亚俄港口出发，历时一百零一天，漂流四千三百哩，终于抵达波利尼西亚的腊罗亚岛，从而证明波利尼西亚人完全可能来自南美。

就知道可以完全信赖他。对“太阳神”号木筏的航速，他计算得非常准确。所以，当我们驶过昂加陶的时候，如果设法抛一条绳子搭上岸去，我们就能在那儿待到原定的日子了。

过了几天，威廉打电话给我。他说，斯塔万格^①的一家罐头厂有一条拖网渔船，停泊在格陵兰渔场上，对我们比较合适。我们如果从九月份开始租用，可以租一年。

我看了看日历。当时已接近四月底了，离九月份还剩下不到五个月的时间。我将要接过来的又是一条“一无所有”的空船，没有船员，也没有任何装备。

在航海方面，我自己的经验还未超出驾驶木筏的水平。曾经在“太阳神”号木筏航行过的其他伙伴，也没有能力驾驶一艘真正的海轮。再说，还得有许可证和各种证件。相比之下，乘坐印加人的木筏，什么问题都会变得简单多了。

“有关航海的全部问题，我们的办事处可以帮你解决。”托马斯对我说。

这样，我们很快就坐在宽大的绿色会议桌旁，在场的有海运监督、签约负责人、供应部门总管、保险公司负责人，以及其他各种级别的专家。商谈的结果，我们租用的这艘船可以成为一艘真正的航船了。现在剩下的时间几乎不到四个月，我仿佛听到那艘大船已经发出了饥饿而烦躁的汽笛声。可事实上，那艘渔船停泊在斯塔万格港，烟囱里没有半点儿生气，甲板上空无人影，连宽敞的船舱里也只有光溜溜的铁梁支撑在那里，活象一副没精打采的肋骨，期待着人们去开动。

即便是带着全家外出郊游，也总有好多事情需要考虑。

① 挪威西南部的港口城市。

何况要启航去南太平洋，要考虑的事情就更多了。除了全家成员外，还要带着五位考古学家、一位医生、一位摄影师和十三名船员，这又是一艘大船，需要装上各种备件、一些特殊装备，以及船上全体人员一年的食品。此时，我觉得自己象个乐队指挥，一边指挥管弦乐队演奏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，一边还忙着吃细条实心面。我的书桌上杂乱无章地堆满了护照、文件、各种证书、照片和信件。家具上也放满了海图、表格和各种装备的样品。不久，满屋子都弄得乱七八糟。电话铃声和门铃声常常同时响个不停；要想赶紧去接电话或开门迎客，就必须爬过许多箱子、包裹和一捆捆的野外设备。

我绝望地坐在一架录音机的盖儿上，手里还捏着一片没有吃完的三明治^①，膝上放着电话。我在设法向市内打电话。但是，看来这一天是无法向外通话了，因为我才登出广告，招聘一名大副同去南太平洋诸岛，外面的电话便一直络绎不绝地打进来。我已经找到了一位小商船的船长。最后，我总算与奥斯陆的一个批发商接通了电话。

“我要三吨牙医用的石膏。”我说。

“是不是有人牙疼？”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反问。

从斯塔万格来的长途电话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我没来得及解释，我要石膏是为了复制复活节岛上的石像，并非做假牙时托牙模用。

“喂！”一个陌生的声音喊道，“喂，你的轮机长奥尔森捎来口信说，曲轴磨损了。我们把它修理一下呢，还是换个新的？”

① 三明治是一种面包夹肉片、蛋片或土豆片的快餐食品。

“曲轴？”我刚开始回话，丁零零……前门的门铃又响起来了。

“去问莱福吧！”我对着话筒大声喊道，“这件事他全知道！”

伊凤^①匆匆忙忙跑了进来，肩上扛着几个大包。

“我看过了大管轮的单子。”她说，“把胡椒和肉桂各削减了五磅。塞姆博医生说，我们可以借用他的野外药箱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我说着，又记起了那个以为我要石膏做托牙模用的人。

“你给他去个电话好吗？”我说着，把话筒递给了伊凤。她刚接过话筒，恰好接到一个刚打进来的电话。

“这一定是搞错了吧？”她对我说，“马斯塔德公司问你，二百磅各式各样的鱼钩送到什么地方。我们要的是两吨冻牛肉，对吗？”

“我们要鱼钩，可不是为了钓鱼用的。”我解释说，“我准备把它们送给帮助我们发掘的当地人作为报酬。同样，我们要一千码花布，你不会以为是给自己做衣服的吧？”

伊凤倒并不是这么想的。她转而告诉我说，二车^②刚打来电报，要打退堂鼓，因为他妻子听说这次航海是去南太平洋诸岛，她不同意他去。

我马上朝外面的垃圾箱跑去。不料，垃圾箱已经空空如也。

“你找什么？”伊凤问道。

“别的轮机师的申请书。”我轻声回答。

“哎呀，你——”伊凤这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。

① 本书作者的妻子。

② 船上的轮机师，俗称大车、二车……等。